

聖·奧古斯丁說：“上帝創造了人，也開啓了一個新開端。每一個新的生命都代表一個新的開端。”

2005年12月29日9點45分，對作者沈國權來說，也是一個新的開端。他的女兒謙謙在這個陽光慵懶的寒冬誕生了，於是，時間開始了，歡樂的鐘聲敲響了。

很快，六年的時光如白馬過隙，水過無痕，消失在波瀾不驚的飲食起居之中。為了準備女兒幼兒園畢業的禮物，他和妻子費盡周折，最終找到了一件簡單、平凡但是唯一的禮物：那就是躲藏時間和心靈深處，女兒生命稍縱即逝的歷史與故事。為此，作者慶幸自己沒有因為生活的瑣事而錯過思考與尋找，慶幸自己沒有把寶貴的時間揮霍在無聊的應酬上，收集和記錄下一路陪伴女兒成長的生活檔案，一起走過和見證的成長足跡，以及他們共同擁有的喜怒哀樂。

因了這份記憶，因了讓時光灑落在紙面，讓生命沒有隨風而逝，便有了《時間開始了》一書中這些淡淡的文字。這些零碎的材料大多圍繞着女兒的成長，一句笑話，一個動作，一個微不足道的進步。7歲的女兒也擔負起每天完成兩幅插圖的任務，一放學就趴在書桌上構思、勾勒，揮毫潑墨，點點塗塗，廢掉的習作不下千張，真不容易。

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說：“就像愛因斯坦幼年時交出的第三個小板凳，雖然看着沒有跌宕起伏的精彩情節，卻是一家三口的用心之作。”酸甜冷暖，讀着備感親切與溫馨。

一 歷久彌新的感動

作者夫婦來自相同的江南小鎮，生活經歷簡單，性格、脾氣和習慣卻是相去甚遠。作者愛好廣泛，人文、藝術、自然、社科無所不涉，妻子則視闖關一，文學歷史，只讀自己感興趣的作品，不喜歡的作品，一翻而過，也就一問三不知了。十月懷胎，一朝分娩，面對眼前這個弱小的生命，他們兩人“根本無法形容上帝是怎樣完成這件作品的，把女兒雕琢得如此精細，恰恰到好處，把這樣一件禮物贈予這對平凡的夫妻。”於是，在這份禮物面前，感覺到人世間的一切榮華富貴淡如浮雲，有的只是對小生命歷久彌新的感動，妙不可言。

初生的孩子，猶如透過風月寶鏡看到了自己，看到了上帝的微笑，看到了生命的奇迹。因此，每一個笑容、每一聲啼哭、每一點微小的反應與舉動，都會令作者產生一種莫名的歡喜與感動。尤其是女兒十幾個月後第一聲的溫柔、稚嫩的“媽媽”兩字如“拂面不寒的楊柳風”，令作者的妻子無比陶醉，頓時把孕育扶養的一切苦累辛苦化解殆盡，獲得了只有“母親”才能真正體驗到的滿足與肯定。

為此，作者夫婦追隨女兒的呼吸，記錄小傢伙日常生活中點點滴滴的故事，以及那些誰都擁有的平凡瞬間：122天，女兒沒有依靠父母的幫助，自己翻了一個身；169天，女兒開始慢慢用雙手輔助地向前爬行；215天，女兒自己能夠盤



腿屈坐在床上；371天，女兒可以靠着床沿站立；455天，女兒能夠完全脫離我的雙手，蹣跚往前走路了；577天，終於清晰地開始說話了……，11個月，妻子忽發奇想，把無核沙糖橘剝開，放一瓢到女兒握着的勺子里，她瞅瞅妻子，穩穩地把手臂往回一縮，連橘肉帶勺子送進了嘴里。女兒每向前完成一步，都意味着又掌握了一種新的技能，逐漸擺脫生命的束縛，獲得更加自由和寬廣的空間。然而，女兒每一次的成功，都意味着對父母的獨立，偶爾會有一點點淡淡的失落。

襁褓中的小孩，柔若無骨，身體處在相對的靜止狀態，伸伸懶腰，打打哈欠，動動小嘴成爲主要的“健身”運動。一雙細白嫩葱的小手，緊緊地握拳攢着，手背有點嬰兒肥，指根有可愛的小坑坑，放在手心，平添無限的憐惜和疼愛。當她躺在搖籃里熟睡，紅潤的小臉蛋光潔柔軟，神態安詳。湊近了，能清晰地聞到小身體散發的芬芳，甜甜的幽香，混合着濃濃的奶味，加上淡淡的新鮮肉香，令人沉醉，使人迷戀。女兒情感表達的主要途徑就是哭泣：餓了會哭，渴了會哭，拉了也會哭，甚至還有各種莫名其妙的哭泣。有時，當她安靜得悄無聲息時，又讓人有點坐臥不寧的擔心。

這些司空見慣的小事，許多父母可能忘記了，忽略瞭，然而，作者卻珍藏着，回味着，感動着，即使在七年後，還是感覺那樣的熟悉與親切，如同昨天剛剛發生一樣。

二 成長奏鳴曲

雖然，作者與大家一樣，親身經歷過自己的成長，但是，仍然很難用一個詞或一個句子來形容什麼是“成長”，那是一個連綿不斷，又奇峰突起的畫面。在成長的路途上有陽光、有寒風、有



歡笑、有悲傷，更多的是陪伴我們成長的夢想、勇氣與信心，以及誰都無法預料的未知。

作者的女兒屬於無所用心之人，做什么事情都缺乏耐心，唯獨對吃有着無限的喜愛，頗有“物我兩忘”的境界。朋友來訪，作者下廚做了家鄉的特色肉餅，女兒吃得高興，一只肚子，又眼巴巴瞅着盤子，他把手里的遞給她吮吮，又拿回去，女兒哇地哭了起來，於是趕緊掰下一小塊塞到她嘴里，小傢伙破涕爲笑。也就只有這麼小的孩子，才可以爲了一點吃的，想哭就哭，想笑就笑。有天，女兒沒吃早餐就去了幼兒園，那天早晨，女兒不僅吃了牛奶和餅乾，而且誇張地把同班男孩的早餐雞蛋和麵包搶來吃了，又分享了四位老師的早餐，這一頓，女兒是一吃成本。不過，女兒嗜吃如命，卻絕不貪吃，更不偏食，吃是一種享受，是人間不可多得的快樂之事。

女兒是上帝派遣的一位使者，常常在不經意間，把美好與微笑帶到了作者一家的日常生活中。例如，妻子上班去了，女兒問父親怎麼還不去上班？爲了逗她，作者笑着說：“我不想去上班，想在家玩呀。”女兒一聽，急了：“你快點去上班吧，不然，誰給我買尿不濕呢？”沒想到，大人自以爲高尚的工作和事業，在女兒的眼里不過是值“一包尿不濕”而已。看到男孩子不脫褲子站着噓噓，非常羨慕，學着他們的模樣，又開兩腿站着，得意洋洋：“我也可以站着噓噓。”妻子給她擦屁股，大聲拒絕，抖了一下屁股，把褲子拉上，乾脆利落地說：“好了，簡單吧！”玩競爭性的遊戲，她總是開門見山地要求不許贏他，植物大戰殭屍的卡片，有一個分數最高的“僵王博士”，一定要發到她的手上。爺爺笑她賴皮，小傢伙反駁說：“你以爲賴皮很好玩嗎？”

口齒伶俐，思維敏捷的女兒還喜歡跟父母鬥智鬥勇，往往打得直性子的母親佔下風。有段時間，女兒尿尿，妻子氣憤地說：“這麼大的孩子，你不會叫一聲嗎？”她反唇相激道：“叫什麼叫呀，屁股上又沒長嘴巴。”某晚，女兒在飯桌上鄭重宣佈：“所有的女孩子長大了都是公主，男孩子長大了就是王子，我長大了會變成白雪公主。”作者逗她：“我看你會變成黑雪公主吧，媽媽才是白雪公主。”妻子也逗她：“白雪公主有什麼好？又笨又醜又貪心。七個小矮人叫她別吃陌生人的東西她非吃，叫她別碰陌生人的東西她非碰，傻瓜一個哦。”女兒眼睛眨啊眨，冒出一句：“那媽媽你不是變成傻瓜了嗎？”

偶爾，機靈的小傢伙也會有屬於孩子特有的無厘頭，例如，陽光燦爛的清晨，作者和女兒在花園里吃油條，問：“油條好不好吃呀？”女兒回答：“那邊會打雷的。”作者感到納悶，再問：“哪里打雷了？”女兒指了指遠處的高樓說：“那邊有個人在飛。”停了一下，鄭重地問：“爸爸，你究竟是誰的老婆呢？”騎自行車時，突然指指前面的車棚，神秘地說：“你看那個小鳥，停在自行車上，它在啄什麼？它在修車。”正要贊賞女兒的想象力，聽到她一本正經地囑咐：“爸爸，你不可以像小鳥一樣，用嘴巴修車的哦。”吃飯是女兒最興奮與活躍的時間，不是神遊太虛，就是滿嘴嘮叨，各種稀奇古怪的問題，“雷”得大家無言以對：“爲什麼要年年有魚，而不是年年有肉或年年有菜？”妻子解釋說：這是對未來生活的一種祝福與祈禱。女兒似懂非懂問爺爺：“我的外婆在湖州，你的外婆在哪里？”爺爺無語。作者正暗自偷笑，她轉身問道：“爸爸，媽媽是你的老婆，那你究竟是誰的老婆？”妻子在一邊幸災樂禍，女兒扭頭問：“媽媽，爲什麼我們管長在地里的叫蔬菜，不長在地里的叫葷菜？”妻子一口湯噎到氣管里，女兒等了半天沒答案，只好對奶奶說：“人爲什麼要死了才能上天堂，爲什麼只有靈魂才能上天堂，爲什麼不能帶着身體一起上天堂？”終於，一桌安靜，大家開始低頭吃飯。

這一切，又可愛又可氣，又好笑又好惱，給他



們平靜的生活增添了無窮的樂趣，享受到無以言狀的天倫之樂。

靜心思想，所謂幸福，大抵如此。

三 父母是孩子的鏡子

孩子是一張沒有線條與顏色的白紙，他們的言行舉止不是先天賦予的，是在不同的家庭，不同的父母的生活環境中緩慢習得的，如果父母這個模子是方的，泥成方形；模子若是圓的，泥便成圓形。因此，相較許多家長對孩子知識、技能或特長的重視，作者更關注女兒生活習慣、品性、行爲和興趣的培養。在家時，妻子每次帶回新鮮的零食，總會先給爺爺奶奶或外婆嘗一下，如果他們不在，就會留出一部分，然後再分給女兒吃。幼兒園同學生日或旅遊歸來，都會帶些各地的美食分給大家，許多小朋友都迫不及待地消滅乾淨，女兒多數情況下都會珍藏着，回家分給我們享用。有天，作者問女兒幼兒園吃什麼水果，她傷心地說：“今天幼兒園分枇杷吃，每個小朋友5個，我吃了2個，剩下3個打算帶回家給爸爸、媽媽和爺爺吃。可是，老師打掃衛生的時候把這3個枇杷扔掉了。”就這樣，女兒眼睜睜看着自己的一份愛心付諸東流，差點就把妻子也給惹哭了。幼兒開放日，小朋友們排隊倒水喝，然後把杯子放好，沒有人注意，也沒有什麼不對勁。輪到女兒，她接了一杯水，沒有馬上喝，吹了兩口，小心地拿到妻子面前。同學樂樂看到了，再次拿了水杯，送到他媽媽的手里，跑過來說：“我也給媽媽倒了一杯水。”許多事情，大家都習以爲常了，習慣的東西卻根植在我們的內心，不需要提醒，也不需要教育，這一杯水，在女兒或許只是自然的行爲，妻子還是在接水的那一刻感到了溫暖與自豪。

在物質豐富的年代，做到大方地分配食物並不稀奇。女兒的分享不僅給全家人帶來了快樂，還產生了意想不到的附加效應：即她的佔有欲不強，從不斤斤計較食物的多寡、玩具的好壞、衣物的新舊。妻子加班回家，即使是最喜歡的巧克力、冰淇淋、小饅頭、酸奶等，也不會忘乎所以地吃個痛快，而是懂得珍惜與節制。每年十月，臨安的朋友都會送去自家的新鮮山核桃，50克的核桃肉可以讓女兒津津有味地享受一周；夏天一盒小小的冰淇淋，也可以讓她慢慢地啣上三天的滋味。女兒發現碗里有半個水煮蛋，吃了一驚，原來，早晨女兒吃過一半，忽然想起要把剩下的半個蛋留給媽媽吃。晚飯時，盤子里只剩下兩只蝦，奶奶看作者在不停地吃，趕緊把蝦搶到孫女的飯碗里，女兒白了奶奶一眼，慢條斯理地把蝦舀到作者碗里：“那就給爸爸吃吧。”還有一次，一向先吃菜後吃飯的女兒居然大口地吞着白飯，大家都覺得奇怪，以爲小傢伙生病了。女兒不好意思地說：“我看今天只有兩個菜，不夠吃，就先給你們吃吧。”歷來只有父母掏心掏肺哺育自己的孩子，難得看到能夠自己嘴巴里省出來給父母的孩子，在這方面，女兒時不時帶給作者一家驚喜。

“早起的鳥兒有蟲吃”，作者和妻子在典型的傳統家庭長大，養成了“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”的習慣。許是受了這種影響，從初一到除夕，她的女兒保持了跟太陽的同步，伴隨着鍋碗瓢盆和小鳥歡快的歌聲睜開雙眼，有充裕的時間自己穿衣、洗臉、刷牙，有足夠的時間吃一頓安靜豐盛的早餐：小米粥、雞蛋、南瓜……接着從容地整理書包，準備每天上學要帶的物品。背着書包上學讀書是女兒最幸福的時刻，從來不會苦着臉說：“爸爸，今天可以不去學校嗎？”堅持輕傷不下火線的女兒，忙忙碌碌，積極參與着每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幼兒園的比賽，老師要求的手工，運動會的表演……將生命進行曲演奏得無比歡騰。

父母是孩子的鏡子，會從他們身上映照出自己的影像，作者希望“從他這面鏡子里獲得的，不是潤過喉嚨之後就無影無踪的清水，而是注入女兒身心的濃濃鮮血，給予她生命的力量，幫助她獲取人生的幸福”。

四 人生沒有起跑線

前些年，一些商家出于利益的需要，在媒體上鼓吹“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”，使得國內教育急功近利，孩子成爲父母手中的提純木偶，疲于奔命在各種興趣班之間，失去了健康、快樂與不可重複的童年。

作者深信：孩子的成長，如同一寸蟲往前爬行，無論她們爬得速度是快是慢，都會沿着自己的方向到達遠方。他非常反感這種拔苗助長的偷跑式“成功”，厭惡這種父母強迫的“愛”，因爲，個體的智力是有差異的，個人的發育也是有差異的，有的早慧，有的晚熟，我們無法代替或催促女兒的成長，只能靜靜地陪伴她前行。例如，他同學的女兒八個月開口說話，三歲時，邊看電視，邊對照字幕，自學了1500個漢字。他的女兒十七個月才會叫爸爸，到現在連自己的名字都不認識，不動腦筋或者比較急的時候，能把“9”和“4”反過來寫。這怎麼比呢？這些年，除了身高飛長，運動能力加強，女兒的語言、情感和智力各方面一直落後於同齡的小孩，有時，又有飛躍式的發展，比如數學，沒有人教，居然能夠心算一百以內的加減法。

因此，與其逼迫孩子學這學那，不如讓興趣代替父母茫然的身影，引領他們走向神奇而未知的世界。否則，不感興趣的事物，無論怎麼絞盡腦汁去引導，都是白費力氣，自討沒趣。比如認字，經常是後一個字剛教好，前一個字就忘了，剛學了個“阿”的拼音字母，轉身就告訴你讀“呢”。有次，作者陪着女兒看托馬斯的書，結尾有個問題是“小朋友，還聽過龜兔賽跑的故事嗎，烏龜最後是怎麼超過兔子的？”以前沒有講過這個故事，他準備先說個開頭，然後讓女兒自己往下編。沒想到，女兒乾脆地說：“當然是烏龜跑得快啦。”作者納悶，女兒嚷道：“兔子跑得很快，但是她沒有睡覺。烏龜開始跑得很慢，於是就跳到天上，變身成一只只有翅膀的烏龜，這樣就追上兔子。”作者聽着女兒的神話故事，目瞪口呆，從來不看動畫片的女兒，居然販賣幼兒園同學交流的《奧特曼》和《鎧甲勇士》“變身術”，活學活用到了烏龜的身上。同樣的內容，同樣的結局，不同的過程與方法，有創意、有更新、有時代的元素，這就是感興趣的事物，可以如數家珍地你講上一大段。

成長所至，就是父母的目光所及，說穿了，也僅僅是目送。父母無法掌控他們成長過程中每一個里程碑式的跨越，更無法代替孩子去體驗和生活，無論是身體的強健，還是心理的完善，或是技能的獲取，成長的每一步都需要女兒自己去慢慢完成。因此，作者希望給女兒一個平凡而幸福的童年，“如果健康，如果快樂，如果，沒有違背自己的心意，我們的孩子，又何妨做一個善良的普通人。蛋糕房中心靈手巧的西點小妹，花店里笑盈盈的小老闆，農田里健康快樂的園丁，賢淑的妻子，溫柔的母親，甚至，熱心的同事，和善的鄰居……”

人生沒有整齊劃一的起跑線，漫長的生命旅途中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前進道路，每一條道路都有不同的距離，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方向與目標。不必在意孩子的起跑點在哪里，在意的是他們跑步的方向與目標；不必在意孩子跑得多遠，在意的是不遠不近，都不能迷失自己的夢與理想；不必在意孩子跑得多快，在意的是他們前行過程中的姿態與心情。若要幸福和快樂，哪怕一輩子都沒跑出村口的槐樹，都應該祝福他們，一個健康與健全的生命，遠勝於過眼煙雲的所謂“豐功偉業”。

作者說：“寫作的過程，也是一趟時間的旅行，沿着白紙黑字、蛛絲馬迹，重新梳理陪伴女兒成長的點點滴滴，彷彿順藤摸瓜，拉拉雜雜打撈出了許多早已淡忘的故事。”此書雖然冠以“一個父親的育兒隨筆”，真正的作者和主角還是作者的女兒，他和妻子只是一個忠實的記錄者。

2003年的夏天，是作者告別校園的最後一個假期，適逢日本動畫片《櫻桃小丸子》熱播，他和妻子每天浸泡在電視之中，邊看邊干家務，不時會心而笑。暑熱逼人，歲月靜好。看着這個有一點點胖，一點點懶，一點點貪心的小丫頭，調皮單純，撒嬌扮癩，古靈精怪的小女孩，作者說：“如果我們生個女兒，如果女兒像你的話，估計和櫻桃小丸子也差不多。”

那時，他們沒有想到會真的生了個女兒，這個女兒會真的如小丸子那樣，有一點點懶，一點點的狡猾，一點點的虛榮，因之，也便真的有了爲女兒寫的這一本書。

命運多么神奇，又是多么美妙，是爲記！

注：此書“當當網”有售，作者：沈國權、姚誠、沈弘毅

冰凌推薦

